

東亞聯盟叢書

⑤

國民社會主義德國
勞動黨的初期運動

石原莞爾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

北京辦事處

出

329.9
A014
47

東亞聯盟叢書⑤

國民社會主義
德國勞動黨的
初期運動

東亞聯盟駐北京辦事處

資料室編譯

東亞聯盟中國總會

東亞聯盟駐北京辦事處

本刊叢書弁言

月刊自問世以來，凡將三載。刊行之初，雖在闡揚理想，而標指所期，實與運動相輔同進。時事演變方長，東亞聯盟結成乃益堅實無疑。遞年以來所見，凡今日事實之演成，率爲吾人早已著之言論者；而今日吾人之所申述，亦有正在推闡開展中者。惟惜月刊發行卷數繁多，且時過序遷，存本無幾。讀者既鉤稽不易，而研討尤難，爰就已刊成篇，彙爲專冊，陸續編印，以應各方之需。聊綴數語，弁諸篇首。

國民社會主義德國勞動黨的初期運動

刊行前記

在我馬風雲之今日，這一本小書，又能以不屈撓的精神，出現於社會，自是不容易的事情。

雖然其中不無幾許譯意欠周及校對失慎之處，但總可以于字裡，間體察出著者的平意。緣本刊之目的，在運動之如何而不在文章之技術，故實期望其有大的東漸理論與實踐之正確坦白地檢討而不願拘泥于區區文字的苛求。

今例舉書中扼要之處數點，以為讀者之醒目：

一、本書不止于評論國社黨之如何，更本乎實際的立場，以與日本的革新運動相較，作坦白地批判。

二、本書以檢討指導原理為旨歸，並指摘現實政治之缺乏指導原理。故以確定目標為根本的積極的方針，以強行統制為末梢的消極的手段。

三、本書提出希氏民族主義的世界觀與馬克斯國際主義的世界觀之矛盾。然希氏實知有國家而尤不忘有世界，馬克斯則反此。故希氏之矛盾，或可依其發展而解；而馬克斯之矛盾，實為本末倒置，非止不合于今世，亦且不合于將來。

四、本書承認一切思想，必生成發展於鬥爭之下。無鬥爭

之思想，尤為無危害之生命一般，其生成發展，必也無力。

五、本書所望于國民日常生活之改善革新，以平等博愛實質剛健為期，實有不同而高出于共產主義及功利主義者。

六、本書不反對委員制，然而並不認為指導者是隸屬於委員會而以委員會隸屬於指導者為是。其意乃謂與其取多數的凡庸的常見，無寧以天才的指導者之英明的容見為上。故提倡指導者不必具有資格與年齡，只要有才學有見解有魄力而負責任為人，便是偉大的指導者。

七、本書指出希氏的運動對象為勞動者；而東聯運動的對象，却應是廣大的農民。

此書對於以上數點，雖缺少具體的舉劃，但是還請讀者不要忘記這是一個演講詞。因此我們所求于此書者，實欲問其是否有所啓發而已。至于推闡發明以及具體方案的檢討，則尤待於群策群力。今謹誌一端，以就正於讀者之前。

本社白。

國民社會主義德國勞動黨的初期運動

目錄

頁

刊行前記

(一)

前言

(二)

一、世界觀

(一)

二、抽象的理念

(三)

(一) 民族主義世界觀

(三)

(二) 民族觀

(四)

(三) 優者支配的原則

(一〇)

三、政治的信條

(一三)

四、實踐鬥爭團體

(二八)

(一) 果敢的鬥爭歷史

(一八)

(二) 運動要領

(三八)

結語

(五一)

「國民社會主義德國勞動黨」的初期運動

石原莞爾

在日文東亞聯盟三月號以來陸續發表本文的時候，原文曾有如下的前言：

一、本筆記是整理石原莞爾顧問於昭和十九年一月四日起三日間，在千葉縣夷郡中根村修練道場舉行之東亞聯盟同志會關東地區講習會上之講演。

一、希特勒總統之「我的奮鬥」的引用，除去例外，完全依據真鍋良一氏的譯本。頁數也是同書的頁數。

一、「昭和維新論」現已從新改訂完了，正為同志在準備印刷中，此處所示之頁數是根據現行的「昭和維新論」（昭和十八年六月改訂袖珍版）。

一、未得顧問校訂之暇，辭句不免有缺乏適切之處，所有文責為整理者所負，特此聲明。

一 世界觀

去年（昭和十八年）六月改訂的「昭和維新論」上最前面便登着「第一、世界觀」這樣的標題。因之各方面來要求「世界觀」一語之說明。自然我不能與以正確地學問的回答，因為愛使用「世界觀」這句話的是希特勒，所以就想着讀一讀他的「我的奮鬥」。記得兩年前，曾經很有興趣的讀了石川準十郎氏的「我的奮鬥之研究」，可是因為年齡的關係大半忘却了，所以又讀了一兩遍抄譯本——非常遺憾的是「我的奮鬥之研究」中止了發表——以此為基礎，在去年十月的四國講習會上講了一

些。其後從山本勝之助君處得到了真鍋氏的全譯本而很快的讀完，於是就在十二月的九州講習會上講了一講。這次雖然決心要重讀一遍「我的奮鬥」，但由於身體多病以及來客頻繁未能做到，結局只好把在九州的講話內容稍加整理而來談談。對於盟邦德意志的領導者希特勒的事情，僅以這樣簡單的研究來發表是非常僭越的，好在還是同志間的集會，多請原諒。

革新固然可以說是人類發達之自然的結果，但古來，革新是始終標榜着若干理想的。當自由主義革命之際，「自由、平等、博愛」即為其理想。在自由主義勃興期間，向着這個理想

突進的事實，難以否定的。然而與自由主義的爛然同時，自由主義政治，不知覺地墮落到爲利而離合參散，即忘却了當初的理想，曾經於至上地位，一切都將要實行以經濟利害爲中心了。到底是，希特勒當第一次大戰後的種種困難時代，有着與時流不同的思想。

「若有，問及所謂國家的形勢乃至維持之力於現實若何？回答僅一言以事之：即爲全體都有犧牲一身之能力與意志。此意志與經濟無何等關係。事簡單的認識即足矣。人類決不能爲經濟等事而犧牲一身，此意即人不能爲買賣而死，所謂死只是爲理想而已。」（「我的奮鬥」上卷二三四頁）

當時希特勒的觀念是認爲德國經濟戰而敗北的，然而希特勒的理想如下：

「一九一四年當德國國民尙相信爲理想而戰之期間，做出了很奮鬥的事情。然而到僅爲每日的麵包而使國民戰爭時，國民乃索性將此勝負拋棄矣。」（「我的奮鬥」下卷二三五頁）

希特勒觀測世上是從利害向着理想的時代，也就是移向於世界觀的戰爭時代。

「於今日之情形下，應具有如此的一種世界觀，一方面縱然馬克斯主義或許是很凶惡的東西，但在我們以此爲武器前來擾亂現存社會秩序時，他方面永遠與此對抗者自然也一新，若吾人必應隨身持有一種新地政治的信念，不要揭掛着軟弱地膽戰心寒地防禦的標語，非勇敢的放出豪邁地喊聲，攻擊是不成的。」（「我的奮鬥」下卷十頁）

關於這一點，我們同志的意見也與之完全相同。即：

「昭和維新的必然性被相信以來已經經過數年，曾經發表過幾多革新案。然多未脫掉觀念的革新之革新議論的範圍，不禁有缺乏現實的迫力之憾。此乃因國民大眾未能切實的感到國難之壓迫，維新的目標缺乏明確之故。

東亞聯盟同志會的「宣言」相信是明確地捉住了昭和維新的目標，簡明直截也指示出革新的方向。在多數之革新運動被展開着的今日，敢於糾合同志創立同志會者，即基於這種確信。（「東亞聯盟同志會運動要領」）

今日是發布憲法以來，從未有的言論被抑壓時代。憲法允許我們的有重大權利之「集會結社的自由」，現在却是極端的被限制着。關於抑壓的可否雖然也許有議論的餘地，但是我們於今日的政情下，對於政府之所以採取如斯之方針者，一方面也認爲有充分的理由存在。所以我們也願意儘可能的如政府之所希望，避免大政翼贊會以外的團體的結成。然而如實狀之所示，今日的大政翼贊會具有多少指導原理即世界觀，則不能不使抱危懼之念。此點，民間之諸團體亦然。於是不得已我們乃結成了東亞聯盟同志會。

「我們希望我們的主張由於國民的理解而全面的被採用爲國策，若能達到此目的則同志會當然即解消矣。」（「東亞聯盟同志會運動要領」）所以我們的態度是很明顯的。

更進一步說來，大政翼贊會若能把我們的主張全部採用時，同志會便慶幸的可以解消，我們但願這一天早日到來。

與自由主義時代相對，我們稱今日爲統制主義時代。於統制主義時代下，有以強力地組織的引誘全國民向着目標走去的必要，所以不可如自由主義時代那樣單純地以抽象觀念的理論，甚致連怎樣實現理想的具體案都必須做到。希特勒之意見述之於「我的奮鬥」下卷一四——一六頁。要之即世界觀不能單純地止於「抽象的理念」，必發展其政治的信條而具有具體案，更須進而至於「政治的信條」所應實現的「實踐鬥爭團體」即黨的結成，於是由於黨部的鬥爭不能不齎來世界觀的勝利。若不能徹底做到此處則不能救濟今日之時代，是這樣述說着。

世界觀之勝利，換言之即國論的統一。國論的統一是由於目標之確定而生。此乃根本之道理。若目標不能明確，徒然由於「那個不成」「這個不可」的禁止而統一國論，是非常的錯誤。禁止不過是消極的一種補助手段而已，世界觀即指導原理的統一力愈強則消極的禁止手段的必要愈減少，亦即益發得以給與國民活潑的活動分野。

關於「世界觀」的語義，希特勒也未曾另外下以明顯的定義。有時僅指「抽象的理念」，多用以包括「抽象理念」與「政治的信條」。若依據我們的用語大體與「指導原理」的意思適合。我們的「指導原理」分爲「主義」「方針」「具體案」(「昭和維新論」六六頁)，「抽象的理念」相當於「主義」或「主義」「方針」相合者，「政治的信條」是「具體案」之意。我以爲希特勒之「世界觀」一語的使用多包括了我們這三者。

二 抽象的理念

(一) 民族主義世界觀

希特勒之「抽象的理念」一句話說來即「民族主義世界觀」。爲希特勒之敵的馬克斯主義世界觀乃是「若依據唯物史觀，則資本主義於其發展過程中，必然的形成社會生活之不安而能率底下。萬國之勞動者當團結起來打倒資本主義，由於無階級之國際的勞動者來建設社會，而齎來真正的和平」。對馬克斯主義之如是國際主義世界觀，希特勒提唱民族主義世界觀。

「民族主義的世界觀是要觀察人類的意義與相關聯之人種的根本要素。以此爲原則，國家不過僅爲目的的手段而已，國家之目的在維持人類的人種之存在，所以豈但不相信人種之平等，反而認爲如人種之不同，人種的價值也有高低優劣之分。所以其結果乃依照支配宇宙之永遠的神意，由於優秀地強壯地人種來要求勝利，甚致感到優秀等貧弱地人種的從屬乃是義務的。即奉行原形而作爲自然法則者是優秀者應該來治理的主義。相信這個法則適用於一切生物，適用於每個人。這不僅只是認爲人種間的優劣，更認爲每個人的人類價值完全不同」(「我的奮鬥」下卷一八一—一九頁)。

以上所述之希特勒的世界觀，是由於兩個骨子成立的。一爲民族觀，一爲優者支配的原則。

希特勒對於民族，從向着文化寄與之所見附加三個公定價格。即「文化創造民族」「文化擔當民族」「文化破壞民族」。

。然後希特勒斷定只有亞利安民族為第一，作為第二之一例則專事論及日本，第三是人類的反逆者的猶太民族。日神之命令為優者支配之原則，所以希特勒以為亞利安民族，尤其是其典型日耳曼民族，唯極力保持其優秀血脈的純潔，來克服猶太人而為世界的支配者。

(二) 民族觀

「民族」乃今日人類當前最重大的課題之一。我國也新設立「民族研究所」以做種種研究。我們國家的第一民族問題即朝鮮問題。余今日猶懷疑國家之對於朝鮮民族之國策是否尚未確立。舉一例來說在「東亞聯盟建設要綱」上，以「關於國內民族問題」一題來做為討論朝鮮民族的問題。我們雖然是長年慎重的考慮過並且還都是體驗的議論；但朝鮮總督府却禁止此書之配布。在內地無若何關係，而在朝鮮即被限制着。這件事，就是對於朝鮮民族問題的方針不明確的左證。

今日能以最巧妙的手段解決民族問題的國家，乃是以獲得世界上優秀地位的一種資格的原因。那鈍重的蘇維埃今日能以老辣的戰力與德國對抗之一因，相信即為蘇聯的民族政策收到了相當的成功，國內擁有數十民族的蘇聯，對於民族問題能加以深刻的體驗，而纔能逐次收到了今日的成功罷。

「日本政治年報」（昭和十八年度第一輯）上，有廣瀨健一氏的一篇「向新民族理論建設上之努力」的論文，其中把那此斯，自由主義，馬克斯主義的各民族論來比較檢討，又介紹樹立新民族理論之京都帝大之高坂正顯氏的「民族之哲學」。

以余之貧弱頭腦雖然正確地理解得很困難，但我以為高坂教授之見解，與我們東亞聯盟之同志十年來理解的民族觀念，體方向相同。用功者很可以讀。現在一方面從同論文上引用若干處，一方面述一述止於極簡要的我的檢討。

那其斯黨中央局長漢司於「那其斯黨綱領解說」上述之下：

「自由主義不外教人以民族居住一定之國家的領域內，有同一的言語與文化，使人類的全體有共同的歷史之追憶，國民社會主義與此相反以民族觀念為第一，然後以特徵的標識認為人種即共同的血液。」（「新獨逸國家體系」第一卷）

關於馬克斯主義的民族理念一九一三年由於史太林之主張如下：

「所謂民族是有言語，領土，經濟生活以及文化的共通性顯現出的傳統的的心理等之共通性，由於此顯現出的傳統的心理等之共通性而被統一。人類乃有着歷史的建築永續性的共通性。民族即被一切歷史的現象與變化的法則支配着。」（馬克斯主義與民族問題）

那其斯的民族理念是以血液為根本的東西，極力以血之固定，血之不變化為理想。而馬克斯主義及自由主義的民族理念，幾乎故意使民族把血內觀念脫掉，我以為民族的第一條件自然是血。但從民族的概說上說來把血割開是缺乏公正的。記不得是那本書上好像是說，列寧一面用鏡子照着自己的臉一面說：「自己總是很流露着韃靼民族的血氣」，的確在蒙古有

許多體骨優秀那樣風貌的人。又據某人說史大林與松岡外相會見時曾經說過「我也是東洋人」，自從松岡氏歸朝以來，未曾與氏會見過，所以雖然不確實却是很有趣的一段話。列寧雖然流露着韃靼民族的血氣但是他俄羅斯民族，這也許與血沒有關係，不過無論如何民族是基於人類之本能的所欲求的集團。「你也是東洋人，我也是東洋人」，只是這一句話就有一種親近意味。說民族的條件不含有血統是不合理的。

同時那其斯的民族觀也有謬誤處。

「自然為表現生活的意思經過了無數的形式，以幾乎可以算為鉄則的東西，限定了種別的繁殖與繁殖的形式。無論何種動物皆與同『種』之動物交合。山雀兒與山雀兒，鸛鳥與鸛鳥，雄的鸛鳥與雌的鸛鳥，野鼠與野鼠，鼯鼠與鼯鼠，雄狼與雌狼。」

若非特殊之狀況這是不能變更的。第一被捕捉或被約束以及其他，是只限於同種之間交合不可能之情形下的。然而在此種情形之下，自然將用所有的手段來開始阻止。最明顯地自然的抗意或者是拒絕雜種後代的生殖能力，或者是限制其子孫的增殖力，不過大部分的情形，是自然將其對於疾痛及對於敵手攻擊等的抵抗力奪消。」（「我的奮鬥」上卷四二六—四二七頁）希特勒此論很明顯的是生物學的謬誤。我曾在清水芳太郎先生的著書上見過，在不同種的時候，譬如將貓的精液以人工的方法送入犬的卵巢裏，則殺精虫的毒素自然發生。雜種的產生，非種的相異，反而證明種的同一。即雜種，非種的相異，

只不過品種的相異耳。亞利安民族與猶太人的相異，非鸛鳥與山雀兒之不同，亦非貓與犬之差異，乃西洋犬與蒙古犬之不同也。這樣的背離了生物學的謬誤，德國的學者却似乎無何等言論。學問是時常要追從於政治權利之前的。又由於希特勒之菜食主義，據說從來主張肉食絕對好的德國的營養學也起了非常的變化。這是非常好的事情。有一點成為餘談了，希特勒討厭雜婚述之如下：

「異人種交配之結果極簡單的說來，常如以下。

（1）最高等地人種之水準低下。

（2）由於肉體的，精神的退步。雖然是很慢，但確實是病衰進化的開始。

所以到了這種演變的結果，即不外是反抗永遠的創造主的意思祖而犯了罪惡。」（「我的奮鬥」上卷四二九—四三〇頁）

此事由於現實之歷史上看來也是錯誤的。今日世界中之優秀民族，皆多為雜婚的血統。希特勒也承認着的，日耳曼民族的血也有很多是混合成的。蒙古的血統流向斯拉夫，更由斯拉夫流入德國，所以我們由英法人身上所見不到的血統相近處，而由德國人身上能感覺得到。這是旅行歐洲，與歐洲人親近的日本人的共同經驗，與德國人結婚而幸福的日本人非常多。而與英國人結婚者與此相比我想也許不能如是好罷。我們日本民族也多為雜婚的血統，這件事是很明顯的事實，現在世界上最能保守純潔的血統的是愛奴與印第安民族。而他們保守純潔的血統，却幾乎要從地球上失去了存在。

最近日本人有並非自主的意見，無論何事都學習他人——尤其有模仿強者的傾向，希特勒的民族主義給與日本人，尤其自稱日本主義者的影響非常大，他們極力排斥雜婚，甚至喊出以法律來禁止雜婚能的聲音來。而另一方面在滿洲國的一部分日本人，却高唱着民族協和是要由於雜婚起端等等……。

現在動輒認為權利是萬能的，但是依仗武力的政治是有其可能的限界的。即在軍隊暴下命令的時候，也應該判斷受令者的技能，給與其適合的命令。發不能實行的命令者非真的政治。余為莊內之人所以很明白，如果向着百萬石中間的百姓們命令道：「你們每天不許吃過四合以上」，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算為巧妙的辦法。相信這種事情應該是道義心範圍內的問題。如雜婚者乃動物之本能的問題，政治力量範圍以外的。雜婚問題是不應趨於極端的方向的。

要之，我以為無論是馬克斯主義自由主義的民族理念，也無論是那其斯的民族理念，都多半含有政策的意義。即霸道的理念。自由主義依着財力或者依着武力來支配世界，馬克斯主義為了打倒資本主義而使萬國的勞動者聯合起來，無論那種主義都是故意要使民族脫掉血統的觀念的。當希特勒奮起時的德國是在馬克斯主義的支配下，在不以凡爾賽條約的屈辱為屈辱的狀態中。那時希特勒的理想是，為了復興德國——若借他自己的話——「國民的自己保存衝動的健全化」（「我們的奮鬥」上卷四八六頁）是比什麼都必要的。因此希特勒意識的排擊猶太人強調血統的純潔。

八紘一宇的民族觀是，血固然無疑的為民族之主體，但同時也承認民族不斷發展着的事實，甚致更期待民族觀之歷史的進展。相信這是真正的主道的理念。換言之即原原本本的承認民族之真正的姿態。

關於血統的重要性我們尊重希特勒的意見，但同時於民族發展這一點上我們承認馬克斯主義自由主義的主張。

在天孫降臨時之日本，可以算為當時最優秀之民族者至少有「大津海」族——此族現在擴張到中國南部與泰國方面，為代表苗族等之民族——居住於北方，「大山祇」族——大概是印度尼西亞即馬來，坡里尼西亞人——居住於太平洋沿岸，此兩大民族與天孫民族之間經過了神代三代，血統相當融合了。其後，或與家山人或與倭人等，融合了幾多之血統，而產生了今日之日本民族。又血統之完全融合未必是民族之絕對條件。若依據白柳秀湖先生之說，全國大津海族於近年已經互相連絡起來為勤王之故而來戰爭，這當然是日本民族之可以誇耀的。今日已經有——雖然是日本少數的——一部分朝鮮人，完全使用日本語，過着內地人的生活，有着內地人的生活感情，雖然自己是朝鮮出身，但是確很切實的成了日本民族。

如是民族之內容發展着，民族觀也與歷史一同變化，尤其是最近的將來更預期着莫大的進展。高坂正顯氏在前面引用的論文上談到「所謂世界歷史畢竟是諸民族爭鬥之歷史」（「民族之哲學」七二頁），的確有一面真理。鬥爭愈利害則必然的民族意識愈昂揚，由於和平而民族意識沈潛。今日如何，是未

曾日過內爭鬥時代。國防國家——國家之目的即在國防，對於有戰爭意味的表現誰也不奇怪。一向沒有像現在這樣徹底的爭鬥時代。因此現在正是民族意識最旺盛的時代，在這種時代下，為了政治的方便而欲消滅民族意識是無理的。俄國與德國之對波蘭的政策始終是因為這一點而失敗。若抹殺了民族意識，則消滅了的意識會再燃起。以豐富之詩情來討論民族問題之伊也知則珍君的「東亞之日本人」之中有看下面的一句話，這也初次到蒙古學校赴任時，最初對學生說的「你們是必須得說蒙古話的」，這就是激的表示了東亞聯盟的主張。我們具有日本民族之誇耀，同時也要從心裏尊重他民族之民族意識。一方面來尊重對方之民族意識，一方面更應怎樣來調協，這儼事乃是今日之重大問題。關於這一點伊東六十郎君在「大東亞建設之基本問題」論文中主張為東洋的民族主義振興計，要確立「民族主義之互相尊重」，更揚唱「民族協和國之互相保證」。

我們之如是理想還很不容易被世人理解，現在把同志曹寧往君的問題，做為一個例子來談談。曹君因為煽動朝鮮獨立一事，最近兩年來被押禁着。（十三字省略）曹君斷不做虛偽的「供」。裁判雖然很遺憾的判決為有罪（執行猶豫），但他反而使裁判官尊重朝鮮民族之民族主義，得以清算的了解其獨立思想。豫審調查他日必將出版。曹君最初因憤慨不當之民族差別而為獨立運動者。可是到京都以後，入福島三郎先生柔道之塾，在柔道之磨鍊上內地人與朝鮮人並無差別。砰的一聲輪了

，彼此沒有任何隔膜的生活，給與曹君非常之衝動。後來他當了空手部長。有不屈○○○之強力的意思與體力的他被尊敬為「曹先生，曹先生」。於是他的獨立意識軟弱下來了。他所以軟弱下來的原因是福島先生給於他的東亞聯盟理論。的確，為朝鮮之獨立是時代錯誤的罪惡」這樣很清楚的明白了以後，所以雖然要被人罵為日本之大，但為了君國，也還是要向君同胞宣傳這個信念的。（二行略）終於不能忍耐而述說了「獨立運動由曹君煽動的」，這個人法廷上自己之口供也很明顯的為○○○○○○○○宗旨，而否定了其事實，然而對於為君國而欲使朝鮮同胞從心裏轉向的會君判決為有罪了。

能使如曹君那樣熱烈的獨立運動者轉向的是福島先生的端正的人格，與東亞聯盟之民族觀。假如我們的民族觀是錯誤的，那麼是要向大下謝罪的，可是遺憾得很，世人對於這個問題好像還沒有深刻的考慮。解決中國事變之所以困難，就是因此而生。

要之我們是要一方面充分的尊重民族意識，一方面由於民族爭鬥而飛躍到民族協和。現在是國家聯盟時代，多數民族互相連合之組能够得勝。我們的民族爭鬥是為東亞解放，東亞諸民族團結起來對外戰鬥的。東亞諸民族互相連合就是民族協和。時候到來了。不，不僅只是時候到來了。東亞諸民族與我們同樣的有着高尚的道義心，此道義心已經在民族協和之萌芽內部存在着。現在到應該成熟的時代了。

諸位，我們日本人對於日本民族抱着高度的熱情，萬一英

美真的總反攻——現在不能總反攻，雖然有人朗讀演說道：「現在英美舉總力反攻來了」等等，但是現在英美以主力在攻擊德國。「今日英美雖以其一部來反攻東亞，但應該預期其有舉總力來反攻的時候」這是我們的主張。如果那樣，為加達爾喀納爾，阿拉，吉爾巴特之狀況將相繼而起。漢堡一晚之暴擊死傷者達數萬人。說是因為喪失了三千和四千而每人都要跳起來似的騷動着，其實既然演成了如此之大戰爭，那是錯誤的。應該要以着真心來合掌膜目，感謝的祈禱幸福。決定了以百萬之血流在南方的覺悟，不，不是百萬。若是為了達成日本民族之使命一億國民都高興的捧獻身命。對於日本民族我們以着這樣美好的熱情，和必須實現八紘一字之大理想的強意思，此兩者毫不矛盾的調和着，於是民族協和很合理很美好的被實現着。我們之民族觀與歐美不同，絕對沒有作爲，沒有方便，只是坦坦的走着天地自然之步武。

不久今日之爭鬥時代將劃一大轉機，而世界也將入於和平時代。文明之進步一方面由於交通，經濟之發展等等，而民族間之對立自然也於其生活之上被緩和下來。給與思想信仰之統一的民族問題的影響甚大。原來宗教是以超越性爲生命的。就是現在也不拘釋迦佛是印度出身，也還爲全佛教徒尊崇的對象。無論猶太人的基督教與德國的基督教徒，都是絕對的甚致思想也超越國境，民族。馬克斯主義流行之當時，日本之馬克斯主義者一時成爲狂信者，甚致於有說「祖國是蘇聯」的。

從鬥爭時代向和平時代劃一大轉機者，乃「最終戰爭」。

由於最終戰爭，世界被政治的統一，即進入八紘一字之第一步，而急速的思想信仰也可以被統一。那麼今日之強烈地民族意識無疑的會以非常之速度緩和下來。我於昭和十五年十月十七日在京都以「新體制與東亞聯盟」爲題目舉行了講演，在那次講演中我說過「若把遠處的將來來空想一下，應該全民族都被渾成一體，全人類都仰以天皇爲中心，以一國家一民族爲理想」（「東亞聯盟」昭和十六年十月號所載）。對於這幾句話，被一部分日本主義者加以劇烈的反對。然而我斷然相信我之此說是正當的。八紘一字之究極的理想必須是世界一民族。自然不是說必須要全人類之血統完全融合。一如上述，血統雖然有區別，而由於文化之元全統一，生活感情成爲一個，民族之對立意識消失自然可以成爲一個民族了。

更究竟起來全人類到底是一個血統。不，全生物，全宇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個生命體系。由於最近之研究，人類最古之發生地是中央亞細亞——白仰先生稱此爲廣義之高天原——還似乎是定說。悠遠十數萬年前，人類發生於此，逐次分派到數方向。一旦分開當時是未開之狀態，所以也只是各處分散了。神武天皇御東征之時，雖然豫想到饒速日命居住在大和地方，但御進出大和之時到底起了那樣的衝突。何況分離了十數萬年之間，各各有着特異之發達的諸民族，也難怪其認爲本來就是個別的。然而經過此十數萬年而分散發達之二十億人口，數十百之民族，現在時機已到，他們將再重歸到往古之高天原時代之一戶之家了。此即八紘一字之世界觀的可驚嘆之真理。非

冤強的，非人爲的，是自然而然的歸到原來之姿。而給與此方向之最大轉機者，即最終戰爭。

最後我願意說一說不可以把那其斯的民族觀圖吞棗的吞下這件事。我固然完全沒有非難盟邦德國的意圖，但我們是有着我們的驚人的貴重地民族觀，把德國那爲了突破未曾有的困難而多半爲政策而立的民族觀，原原本本的圖圖吞下這件事，是絕對錯誤的。

第一是猶太問題。我們對於錯誤的思想和信仰，要與之徹底的爭鬥。然而自己一面唱着人種平等，一面雷同附合德國排斥猶太民族這是不可能的。口裏一面唱着八紘一宇一面排斥猶太民族這是錯誤的。使兆民各安其所是聖心。是八紘一宇。若排斥猶太民族則豈非成爲八紘二字了嗎。使那在世界上沒有國土，到處受虐待而乖僻，做壞事情的猶太民族，完全改悔而得其罪，拜祭此乃爲天皇之最大御事業之一。

其次爲希特勒之所謂「指導民族」之理想。關於這一點，我在「訴與在滿同胞」(「東亞聯盟」昭和十七年十二月號所載)一篇論文上，把自己稱自己爲指導民族這件事很謹慎的述說過了。我們日本人「惟有我們是天子的近衛兵。必須是世界最優秀的民族」具有這樣的確信，因此內的努力非得最強不可，但是由自己公然表明是指導民族，在民族國家對立時代尚可，但在國內擁有異種民族時，就有很大的危險伴隨着。例如國內包含着朝鮮民族的今日，日本民族若稍爲指導民族，則日本民族之中甚致劣等者也以民族之優位藉口，首先對朝鮮同胞要

求特權的地位。國家之統制則被其破壞了。朝鮮民族從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以來，已變爲堂堂的皇民了。所以不能承認今日日本民族公然爲指導民族的主張。一時呼喊着的朝鮮之「皇民化運動」，這對明治天皇之御意實在不得不說不敬。德國也由於那凡爾賽條約因列強分割其各地時，向國民鼓吹其「指導民族」，爲做或崩盛的民族國家也許是賢明的，但如今日，當異種民族包含其勢力國內時，首先准日耳曼民族爲指導民族這件事，我是要惹起非常困難的問題的，在這次歐洲大戰之途上，此事不已成了相當之禍了嗎，可以想像着。

又若將那其斯民族理論圖吞下，則同化朝鮮之政策是非常錯誤的事。

「甚致在過去一百年以前，就有這樣理想的人，雖然也許是由於善意，但把『日耳曼化』這句話濫用着則實在是遺憾的。回顧我自己年青的時候，記得曾把這句話誤作爲意外之錯誤意思。當時甚致奉行全德意志主義者之間，也流行着這樣意見，若有政府之助成的支持，則奧大利內之斯拉夫民族之日耳曼化一定必會成功的，然而他們只能得到七也。日耳曼化，得不到人類之日耳曼化的事實，他們是從未曾悟到。何以言之，當時一般被強制着，只要外面的也好，能說德國話，就認爲那是『日耳曼化』了。但是假如黑人和中國人學得了德國話，將來也說德國話，又有投票於德國那一個政黨的意志，僅僅這幾點就說他們成了德國人等等，真是吾人難以理解的錯誤理想。這樣的日耳曼化實際上反而成了『日耳曼冒濫』了，這件事吾市民

的國民主義者到底沒有明白。即一般由於德國話的強制，到現在很明顯有堪注目的種種民族之不同消滅了，遂成了混淆狀態，這纔是雜種化之起點，由我們之立場上說來不是日耳曼化，是滅亡了日耳曼要素。看一看歷史也是征服民族以外面的權利手段成功了使被征服民族用自己的語言，千年以後其言語能被其他民族來使用，結局征服者實際上成了被征服者之事例有無數之多」（「我的奮鬥」下卷二八—二九頁）

若依着希特勒，則務必不要教給朝鮮民族日本語，希特勒也許是不得已的理想，我們是與之不同的。然而所謂「同化政策」是須要甚深的反省。現在要以政治力來抹殺民族意識是不可能的。日鮮兩民族由於自然的大文化現象成爲一個民族這件事固然是所希望的，但就此事之議論是不可不慎重的。

以上關於那其斯之民族觀，略述二三所見。至於尊敬希特勒，與敬愛友邦，正當的道理與握持真理等事是另一個問題。

（三）優者支配之原則

希特勒以由於力之爭鬥而優者支配爲其世界觀之一大原則

「如是民族主義的世界觀和自然之所要求一致。何以言之，這是依據優勝劣敗，而最優秀，最高尚者與衝着不斷的淘汰的自然力自由鬥爭而復興，不久最優秀之人民獲得了地球，因此在此地球上地球外各方面自由開拓了活動的餘地。

我們都具有這樣的豫想，不定甚變時候在遠遠的未來，人類也許要發生困難的問題，那時最優秀之人類豈不就成爲支配

民族，驅使全地球之一切手段與可能性，而克服困難嗎。（「我的奮鬥」下卷二〇頁）

希特勒也許是空想當地球上會再出現冰河時代那樣的东西，或者與大星也起戰爭的事情。這無論如何，的確可以說優勝劣敗是支配自然界的大原則，由於突然的變異而產生新的種族，其優秀者逐次殘存，大概十數萬年以前發生之人類，由於智能的優秀，到今日而能完全支配地球上之生物界。無論怎樣的猛犬剛會走路就能搖牠的尾巴。犬完全被人支配着。然而於優秀之諸民族相互間，其能力豈有足以決定永遠優劣之差異一事，在人類之興亡史上將此很明顯的證明着。人與平等之見解也由於此見而主張着，力——由於霸道的永遠和平，於人類相互之間斷定是不可能的。

希特勒關於日本述之如下。

「亞利安族之與日本的影響限今日將要完全被中止罷，雖然爲此暫時之間，在科學及技術上大概尚能維持着日本今日之隆昌。但不久數年之間，其源泉乾涸，日本之特異性優勝起來，其今日之文化便一日硬化於昨日。」（石川準十郎氏「我的奮鬥」之研究」第三分冊七五頁）

很抱歉，日本在目下禁止發賣。無論與日本同盟與否，他給與日本的公定價格斷乎不動。我尊敬希特勒之一重要點即在於此處。他稱日本民族爲「文化擔當民族」而附與第二流之價值，但我們有科學技術以上之價值，於文化之領域內，確信有亞利安民族之所不及者，於科學技術之範圍內，我們承認我們

很落後，但主要由於沒有與他們相爭之必要而從來境遇之上結果。決不是頭腦的問題。田中寬一博士於其所著「日本人之資源」上，從一切角度上證明日本民族有強健的體格與智能，又今日日本之第一天才中山忠直發表其著書「日本人的偉大之研究」。前述希特勒對「類之三種公定價格」，是由於政治的必需而出也可以說是他的獨斷。

日本民族是極優秀的。然我們是絕對沒有因此而要支配世界的野望。若有霸道的野望即失去了和西洋人可以比較之點。我們不可醉心於時流而輕率的把日本民族之優秀特異性在他民族之前主張着。日本之絕對的特異性僅有一個，此即日本國體。

八紘一字之世界觀是活用文明之進步，依着道義而來統一世界。自從有文明數千年以來，僅以道義是不能統一世界的。八紘一字之世界觀是一切文明，尤其是急速進步的物質文明充分的活用，而促進世界的統一，但其根本究竟還是道義。然而道義若非人格的表現而使萬人歸一到底是困難的。儒教若無孔學就不可想像，沒有人格單是道義不能算為宗教。必有現存悟得其道義之教祖存在，纔可以成為宗教。何況全世界之政治的統一僅以單純的道義觀念是更難以得到實現的，無論如何道義之俗世，是必要以人類來表現的。「天照大神之御靈魂換入」天皇為世界惟一天成之君主。去年夏天，意大利起了政變，繼之德國否認意大利皇帝之消息傳來，日本之自稱愛國主義者非常之狼狽了。破壞一個君主國而成為共和國，失去了與日本相

似之國家因而有三膽怯了。或者是意大利皇帝，或者是凱撒，或者是國王，在行廢除政權時身是有分別，而若以為與我蠻性質相同，則其人必全然不瞭解日本之國體。日本以外之西歐之所謂君主國，實質上與我國無異，只是由於國緣或成為君主國或成為共和國罷了。王國漸漸滅亡而變成共和國，這無寧是自然趨勢。發現真正道義的人類之君主斷定只有一位。在西班牙建設和平塔時，把世界之主權者的肖像裝飾在一室內，而其中安置何人很難決定，終於沒有辦法而實行了抽籤，果然明治天皇當籤了。此事決非偶然的。大在豫言着不遠的將來的姿態。

「東亞聯盟之指導原理是王道主義。最終戰爭是正當的王道與霸道的決勝戰」。(「昭和維新論」一二頁)

實在說起來最終戰爭乃是為使全人類相信理解天皇為現人神之事，不得不實行之大戰爭。為了世界之統一，犧牲人類乃是不不得已。

今日，國體論空論之興盛，想起我的恩師田中智學先生在明治時代大國體論時，印刷所印刷將「國體」二字訂正成「體」，現在實在是驚人的進步了，盡結局「國體論」在「理」之境界，天皇之御存在，具體的發表。只有現人神之遙微信仰「聖斷信受」纔是一事，這在當時問題之最後要點。我們之所以盡全力日夜唱國體論，只不過為使世界人類理解國體之「事」的一手段而已。只有天皇、御存在現人神之御存在是救全人類之妙藥。諸種理論是藥的功効書。

當此之際，尤其應嚴戒者，即乘此國體論之盛況，自稱曰
本主義者有借國家之權利欲以強壓思想信仰之傾向。例如關於
「古事記」中天孫瓊瓊杵尊與大山祇之女木花咲耶姬之御結婚
，或彥火火出見尊與豐玉姬之御結婚，若由希特勒之純潔血統
之見解看來是不合適的，所以若致有出來曲曲否定此御事實者
。這就是采時流之便而自稱曰「平田三枝」者之妄說。

希特勒之正面之敵不待言，之是馬克斯主義。然後門之敵是
自稱曰耳曼主義者。希特勒之門爭亦向着左右兩翼的。從名義
上是「國民社會主義德國勞動黨」。若說「國民」「德國」則
馬克斯主義者大聲叫喊，若說「社會主義」「勞動黨」則右翼
騷動起來。依當時研太君之說，於華北東亞聯盟幾乎是共產黨
之唯一之敵。因為惟有東亞聯盟之理論與實踐能威脅他們。即
我們的正面之敵是所謂「赤」。可是我們也常常被自稱曰日本主
義者以擊着。我們與希特勒同樣擔得了被左右兩翼挾擊的名譽

。去年我有一件非常感激的事情。就是由於登在「瑞雲」(

第十四卷第十八號)上的叫做「平田三枝」的一位永年華仕於

明治天皇時代宮中的女官的謹語，得知了明治天皇為法華經之
讀者。我受了難以名狀的衝動。又在一本叫做「國家與佛教」

(東京大佛教育會編)的刊物上，登着林屋友次郎博士之「

日本國家與日本佛教」一篇論文，據此論文上有明治天皇之御

日記之一節，記載着當大皇御即位之際，因未舉行「即位灌頂

」而引為遺憾之事。所謂「即位灌頂」是出於金輪聖王之即位

式以水灌頂之事，相傳為後三條天皇之御即位式以來舉行之御
儀式。此儀式當明治天皇御即位之御時未執行，天皇對此事引
為深深的遺憾。歷代多數之天子信仰佛教之事，是無以隱藏之
事實。未能徹底的研究而輕輕的來排斥佛教，其甚者更有借國
家之權力以行廢佛毀釋，如此之類皆非臣子之道。乘時勢之便
的偽日本主義之橫行，乃昭和維新前夜之形相。

我是日蓮聖人之信者。若據日蓮聖人之宗教，則日蓮聖人
由佛得到全權委任，其斷案對於佛教徒有絕對的權威。而此宗
教之特徵是：除了簇生而日趨消滅的偽宗教另作別論外，在荷
有永遠生命的佛教、基督教、回教中，是唯一斷定天皇是世
界的天皇者。所以日蓮聖人之信者超越國境和民族對天皇捧獻
絕對的信仰。現在為日蓮聖人之信者的我的一位朝鮮友人屢次
為內地人之對國體信念之不徹底而感嘆。若果相信日本之國體
而以「結」一字之達成為念，則對日蓮聖人之宗教首先必以「是
嗎？那真是偉大啊！」而奔來還是當然的。研究之結果，若反
對就是明白了。對於那些不去深研究只會說「日蓮奇怪」等人
，是不能相信他們對於國體無疑的。然而我現在對於日蓮聖人
之宗教受攻擊一事，實在以為是很可感謝的。一切宗教，一切
思想必發展於鬥爭之下。沒有不受迫害的宗教。迫害愈大生命
必也燃燒得愈大。日蓮聖人經過其御一代受反國體者迫害之歷
史是非常可觀的，現在之佛教是魯鈍之和尙的集合。要想從和
尙之中尋找有信心者，比在這物質不足之世上尋找最缺乏的東
西還要困難。近來，加以政治權力的迫害，一方面促進發覺佛